

江湖风云录

上

鬼谷子



江湖风云录

作 者 鬼谷子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谢 叶

装帧设计 葛 寿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4.375印张 50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5000

ISBN7-80570-072-9/I·34

(全集三册) 定价：9.80元

二十七

醉了，何笔真的醉了。

脑子里昏沉沉的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他只是不断反反复复叫着纪雯的名字。自从他进入江湖以来，只有纪雯是真心待他的，最后又献身给他。现在她在哪里，该不会遭毒手吧？

他想到伤心之处，忽然伏在桌上，放声痛哭起来，哭得就象是个孩子似的。连掌柜的看着都心酸了。

天已亮了，太阳还未升起，门外传来马蹄声。

掌柜的心想：这是什么日子，有这么早来住店的？他过去开门，忽然间，砰、砰、砰，三声大震，三面窗子都被踢碎了，三个人一跃而入，另一人站在门口，手持一柄冷森森的长剑，脸色却比剑还青、还冷。

他正是朱雀神武门的总管龙飞。

何笔似无感觉，还是坐在那里，痴痴地望着天花板，低声地呼着纪雯的名字，他是真的醉了。

从左窗跃入的朱烈，他眼睛里发着光，笑道：“想不到杀人如麻的何笔，居然还是个多情种子。”

于重冷笑一声道：“难怪我们姑娘要杀他了，白费我们

家姑娘一片痴心，他想的却是别人。”

何笔听到有人说话，忽然抬起头来，瞪着于重，其实他也许什么也没有瞧见，但眼神看起来那么可怕。

于重被他瞪得发怵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

尤炳小声道：“莫等他清醒了，快出手。”

喝声中，他手中铁棍已化为闪电，向何笔头部打下。

此时，何笔也许并不知道尤炳这一棍就要他的命，本能地随手一挥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他手里不知什么时候，抓起了两支竹筷，竟恰巧地迎着了尤炳的铁棍。

这位名震天下的高手，竟被两根竹筷，震得后退二步，手中的铁棍都几乎抓不住了。

朱烈见状，脸色变了。他自从成为四大使者之一之后，武功虽未精进，气派却大了不小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从来也没有人看见他带过兵刃。但此时，他却从腰间取出了一柄精细软剑，画了个圆弧，不但身法架式漂亮，气度更是从容潇洒。

他是天火使者，所施展的武功，讲究的是以静制动，以逸待劳，以守为攻，以慢打快。

他剑方出手，只听急风一声，一柄青铜剑已抢在他的前面，向着何笔的沧海穴刺了过去。

总管龙飞看来十分稳重，但出手却真是又狠、又准、又快。

朱烈自恃身分，故作从容，出手一向是求稳。

这时他瞧见龙飞这一招攻出，他手腕突地一震，就势剑挟锐风，斜斜地刺向何笔左颈的血管。

只要这一剑得手，何笔必将血流如注，至死无救。

另一边的尤炳还没有喘过气来，就又挥棍补上。

他是以棍法著称，他的棍法，本以迅捷凶狠见长，他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必定是立刻要取人的性命。

何笔自出道以来，从未败过，无论谁能杀了他，都是件了不起的事，无名的人必将立刻成名，有名的人名声必将更盛。

是以，这三人都争先出手，象是生怕被人抢去这份光荣。

只听到铛的一声，火星四起，龙飞的剑竟然迎上了朱烈的剑，何笔却已自剑锋下滚了出去。

双剑相击，朱烈和龙飞两人脸上有些发红，他们随手抖出个剑花，正准备转身追击。但是，砰的一声，何笔的身子突然飞了起来，撞上了柜台，鼻子、嘴角都已沁出血来。

他实在醉得太厉害了，竟未看到站在角落里的于重。

龙飞、朱烈、尤炳，这三人都抢着出手，谁知道反而被于重捡了一个大便宜，抢了头功。

尤炳板着脸，冷笑道：“于兄的三十六路大摔碑手，果然不虚传，以后有机会，我少不得要领教领教。”

于重的脸上本来就不见笑容，此时他冷冷地道：“机会必定有的，在下随时候教。”

就在这时，传来刷的一声。

原来就在两人说话时，龙飞见机会难得，怎肯错过，一挺手中剑，便向何笔头顶的百会穴刺下。

谁知朱烈的剑在这时也刚好刺了过来。

也不知有意，是无意，剑锋碰剑锋，龙飞这一剑就刺歪了，但是他的剑乃是青铜剑，分量极重。

而朱烈的剑却被震得斜飞了上去。两人目光相遇，虽然都想勉强笑一笑，但那神情却比哭还难看得多。

尤炳笑道：“我曾听人说过，若要证明一个人是否真的死了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先割下他的头瞧瞧。”

朱烈也笑道：“不错，这句话我也曾听过，而且、而且从未忘记。”

于重冷笑道：“这倒是简单得很，此刻，就是三尺童子，也能割下他的头来。”

龙飞怒声道：“这只怕未必吧？”

于重道：“未必，什么未必？”

他目光一转，脸色却变了。

何笔的目光，还是朦朦胧胧的，布满血丝，虽然还带着有七分醉意，但睁得很大。

一个人若是快死了，眼睛绝不是这个样子。

朱烈眼珠一转，冷冷地说：“姓何的朋友，你中了于重大侠的大摔碑手，本该闭上眼睛去死才对，为何睁大眼睛在这里发笑。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何笔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于重虽然沉着，此刻也不禁被笑得变了脸色，怒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！”

何笔道：“什么大摔碑手，你以为你真象他所说的有那

么厉害么？”

说着，不等于重回答，突然站起来，挺着胸膛，大笑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我不妨再让你在这里打二掌试试！”

于重脸色由红变青，阴着脸，冷声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在找死，怨不得我！”

他说着肩不动，腰不晃，脚下向前踏出了一步，掌尖前探，将要触及何笔的胸膛，掌心才突然向外一吐。

这正是内家的掌力，可以击石成粉。

但是，何笔竟然也不闪避，偏偏就硬硬地接了他这一掌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再看何笔，他仍然稳稳地站在那里，动也不动，简直就象是有个钉子把他钉在地上一般。于重却已脸色发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他的确已将大摔碑手练到九成火候，一掌击出，只要是血肉之躯就不可能挨得住。

哪知，何笔这个人竟象铁打的。

于重在那一掌拍上何笔的胸膛时，就觉得有一股潜在的反力而出，若不是他下身站得稳，只怕已被这一股反激之力震倒。

朱烈、龙飞面面相觑，虽然他俩有些幸灾乐祸，但究竟是共同对敌，心里也是惊骇多于欢喜。

何笔笑嘻嘻地瞧着于重，过了半晌，忽然笑问道：“你练的这功夫，真的叫大摔碑手么？”

于重气得面色发白，怒哼了一声。

何笔笑道：“以我看这绝不会是大摔碑手，而是另一门功夫。”

朱烈瞟了于重一眼，故意问道：“却不知是哪一门功夫？”

何笔目光回转，笑道：“这门功夫我恰恰也学过，我练给你们瞧瞧。”

桌上恰好有一盘红烧豆腐，是方才他同西门元、小刺猬叫的，虽然吃了，还留下了一大半，放在桌上。

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，伸手将那豆腐拿了过来，翻过盘子，往下一摔，豆腐自然立刻稀烂。

他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：“这门功夫叫大摔碑手，是同路功夫，只不过是师娘教出来的。”

别人本来还不知他究竟在干什么，闻言之后，才知道何笔不但功夫高明，臭人的本事，更是高人一筹。

龙飞此刻忍不住，第一个大笑起来。

此时此刻，乃是性命攸关之际，谁能笑得出来。

但是，他们想到于重方才脸上的反应，也就忘了危险，忍不住就笑了起来，而且笑得特别厉害。

别人一笑，何笔也忍不住笑了。

须知，近二十年来，死在于重大摔碑手下的人，已不知有多少，何笔挨了他一掌，其实内伤已很重了。

何笔若在清醒时，绝不会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硬接于重那一掌，只可惜他喝醉了，也和别人没有两样。

龙飞虽然在笑，但何笔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注意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，龙飞究竟比别人多活了二三十年的，因此他这二三十年可并不是白活了。

他从二十岁起就跟着神武尊者洪承绪走遍了大江南

北，也经历了大小百余场战争，能熬上朱雀神武门的总管，决非是侥幸偶然的。

是以，他脸上虽然是在笑，而眼睛里却全无笑意。

他突然说道：“这门功夫，我倒也曾学过。”

何笔大笑道：“哦，你是不是也想来试试？”

龙飞道：“正有此意。”

他话方出口，掌中的青铜剑也已刺出。

只见他手腕震动，一柄剑忽然分成三柄剑，分别刺向何笔的前胸玄机、乳泉、将台三处大穴。

龙飞以一柄利剑称雄海内，朱雀神武门无人不服。就他这三潭印月一招刺三穴，放眼天下，很少能有人比得上。

何笔的身子根本没有动，右手如抓苍蝇，向外一抓，那柄青铜剑就莫名其妙地到了他的手里。

这一来，龙飞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比纸还白。

何笔大声道：“我只喝酒，并不剥肉，这剑太钝，剥肉都用不上。”

他说着双手一抖，似乎想将剑折断。

他忽然大喝一声，只听嘣的一声，剑尖部分被抖得射了出去，打在墙上，扎进去五寸。

但在这时，何笔却喷出一口血，这口鲜血全部喷在龙飞的身上。

此刻剑光一闪，朱烈的剑已如电闪般地刺入何笔肋下，何笔倒下了，在墙角下喘着气。

他的眼睛虽然是眯着，似乎已经无力张开似的，但是他的目光却很清澈，他的酒终于醒了。

酒不醒反而好些，酒一醒，他忽然觉得全身都痛苦得仿佛要裂开了。酒，已化为冷汗流出。

龙飞忽然顿住笑声道：“且慢。”

朱烈道：“且慢，还等什么？”

龙飞笑道：“是我击倒他的，怎么劳动朱兄去割他的脑袋？”

朱烈哈哈笑了两声，道：“龙总管钝剑已断，还能管用么？”

龙飞脸色变了变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若非老夫那招三潭印月，你的剑只怕沾不着他的衣裳。”

突然何笔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看这样子我这脑袋值钱得很。否则这些人怎么你抢我夺，狗抢骨头似的。”

四个人脸上转青发白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

何笔道：“我正头痛得要命，有人能将头割下来，我正求之不得，你们有胆子的，就来割吧。”

他说着，忽然看着龙飞笑了笑：“你既然真有把握能割下我的脑袋，为何不来一试……”

龙飞脸色发白，竟不由自主向后退了半步。

何笔忽又大笑起来。

朱烈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何笔道：“我笑的是你们这四个无胆匹夫，其实我这颗头早已等着你们来割了，你们四个人无论谁来下手，我也无力反抗，可笑你们竟无一人有这胆量。”

四人被何笔骂得脸上阵阵发红，抬不起头。

朱烈冷冷地道：“我们本就不是什么英雄豪杰，若非早

知道你已烂醉如泥，根本就不敢来这里。”

何笔道：“这倒是句实话。”

朱烈笑了笑：“你想知道，我们是怎么知道你醉了么？”

何笔脸色突然变了，厉声道：“怎么知道的？”

朱烈冷笑道：“朱雀神武门的大小姐，西门世家的新娘子，她要我们来将你乱刀分尸，所以她才将你灌醉了。”

“小刺猬！”何笔突然狂吼一声，站了起来。他那伤口上的血本已凝结，这时一用力，伤口又迸裂开来，鲜血一下又流了出来。

朱烈见状挥剑上去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他的虎口已震裂，掌中剑也难持住，整个人都被震麻了，两腿一软，跌了下去。

何笔接着第二剑又已砍下。

朱烈心胆皆丧，再也顾不得什么身分气派，就地滚出了七八尺，砰地撞在柜台角上，额角立刻被撞出了大洞，血也流出来。

何笔又追了过来。

这时的朱烈魂已吓飞，只见何笔剑已扬起，突然啪的一声，剑跌落地上，他身子摇了摇，也随着倒下了。何笔毕竟不是铁打的，他伤口的血流个不停，力气也耗尽了。

朱烈一滚，顺手便抄起了他刚刚掉在地上的剑。突然霹雳一声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天色都变得黑了。

朱烈剑已扬起，正准备刺向何笔，一阵狂风自窗外席卷而来，眼前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。

朱烈的手，紧握着剑柄，他以为何笔就在他脚下。

就在这时，屋外大雨如注，似乎有人从暴风雨中突然进来，在寻找什么。

只见电光一闪，那是一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浑身湿透，披头散发，瞪大眼睛，站在门口，目光中充满了惊惶和悲愤。

那女人瞧见了朱烈。突然将手一扬，一束金丝暴射而去。

朱烈没有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只感觉胸前一阵奇痛，整个人就倒了下去。

那女人飘进房中，从地上扶起何笔，冲了出去。

龙飞大喝一声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倒地受伤的朱烈，没看清楚。

龙飞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纵虎归山，他小子这一走，日后我们就怕难免一个个死在他的手上了。”

于重怒声道：“我们就眼看着他被人救走么？”

“是呀，咱们追下去，反正他也走不动。”尤炳道。

于是，四人追了下去。

雨下的更大了，雨点打在人身上，就好象一粒粒石子。黑暗之中，他们根本瞧不清路，更不知人逃向何方。

荒山，洞穴。

那女人抱着何笔，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

洞穴并不深。她紧紧抱着何笔，身子拼命往里缩，脊背已触及坚硬的石壁，她用力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喘息。

雨水挂在洞口，就象一重水晶帘子。

她此刻忽然觉得自己就象一头野兽，一只被恶狼追击的小动物。她虽然没有真的看清那些人，但她知道，那几个人绝不会放过他们。

她颤抖地伸出手，按在何笔的胸口上。还好，何笔的心还在跳，还有呼吸。

她闭上眼睛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但是无论人或野兽，都会有一种错觉，到了一个可以避风雨的地方，就会觉得自己安全得多。

过了一阵，何笔的身子突然发起抖来，牙齿也在咯咯地打颤，他很冷，额头烫手。

她把他抱得更紧，渐渐地何笔在她的怀抱中平静下来。

雷声和闪电停止了，除了风雨声外，听不到什么声音了。

何笔在昏迷中，喃喃地发出呓语：“雯姐，你在哪里？”

那女人听到，脱下了头上雨帽，柔声道：“好弟弟，姐姐就在你身边。”

那女人当真是纪雯。她的声音是那么单调却又是那么温柔，她眼泪渐渐流出。

何笔在这时醒了，他的身子微微震动了一下，然后轻声道：“雯姐，真的是你？”

纪雯柔声道：“是我，真的是我。”

过了很久，何笔才轻轻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……怎么来的？”

纪雯道：“我找遍了杭州总算找到了你，但是还是来晚

了。”

何笔道：“他们一定会找到的。”

“他们为了什么一定要杀你？”纪雯不解地问道。

何笔苦笑道：“因为我若死了，他们就可以活得更安全、更霸道。”

纪雯心中一动，试探道：“是不是只有你才知道他们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？”

何笔没有回答。

纪雯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其实，你用不着告诉我，我现在也看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了。他们说的，跟他们做的，完全是两回事。”

何笔道：“所以他们为了杀我，不惜各种手段。”

洞外，雨停了。

何笔忽然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纪雯道：“现在还不能走，敌人就在外面，我们一出去，只怕就要……”

何笔道：“那倒不怕他们，不过我们也会找到机会的。他们知道我已受了重伤，无力反抗，可惜他们算错了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纪雯问道。

何笔道：“他们不知道，野兽对伤痛的忍耐力总比人强些。”

纪雯苦笑道：“他们更不知道你的忍耐力比野兽还强！”

何笔道：“所以，只要我算得不错，以我们两人之力，

就有机会将他们一个个杀死。”他这句话，带有杀气。

纪雯问：“你若猜错了呢？”

何笔笑了笑道：“我们至少有机会走出山洞。现在哪里都不去，就等在这里，引他们来。”

纪雯迟疑地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何笔没有听她说下去，道：“这样做，虽然很冒险，但至少是在以逸待劳。现在的气力有限，已不能再浪费了。”

纪雯闻言后，凝神地望着他，目光充满爱慕。她觉得何笔的确是个男人，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大男人。

何笔忽又笑了笑道：“我现在只是在猜想第一个找到我们的是谁？”

纪雯道：“你猜会是谁？”

何笔道：“朱雀神武门的总管龙飞。”

纪雯道：“你为什么猜的是他。”

何笔道：“他的江湖经验最丰富，轻功也不比别人差，你懂得吗？第一个找到猎物的，一定是只老狐狸。”

纪雯道：“他若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何笔沉吟道：“老狐狸难免会有疑心病。”

纪雯道：“我们就要对这种毛病下手。”

何笔笑道：“一点也不错。”他忽然话音变得很低很低，除了纪雯之外，谁也听不到。他已发现有人来了。

何笔没有猜错。第一个找来的，果然是龙飞。他也果然是一个人来的。

纪雯坐在山洞前一块石头上，望着黑黑的天空，似在发呆，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龙飞来了，她也似乎没有瞧

见。

龙飞一眼就看见了她，却没有瞧见何笔。他想：何笔莫非躲在山洞里了。

他迟疑着，慢慢走了过来，故作惊讶道：“纪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纪雯这才抬头瞧他一眼，然后笑了笑道：“是龙飞总管呀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”

龙飞目光闪动道：“纪姑娘在等我吗？”

纪雯道：“我迷了路，正等着有人来陪我离开这里。”

龙飞道：“那位何少侠呢？”

纪雯叹口气道：“唉！他已死了，早知道他已经活不长的话，真不该救他。”

龙飞慢慢地点了点头，也叹息道：“是呀！他受的伤确实很重，但若是请名医治疗，还是很快就会恢复的。”

纪雯道：“可是我不是名医。”

龙飞忽笑道：“却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，也许还未真的断气呢？”

纪雯的目光，有意地向山洞瞟了一眼，立刻又低头道：“我跑了半天，救了一个死人出来，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只得将他尸体抛弃了。”

龙飞道：“尸体抛弃在哪里了？”

纪雯讷讷地道：“黑夜之中，我也不知道抛到哪里了，慢慢地找，也许还可以找得着。”

龙飞笑道：“一定可以找到的。”说话间，突然把脸一沉，人已到了山洞前，高声道：“姓何的小子，事已至此，

你躲在里面又有什么用。还是老老实实出来吧！”

山洞里没有答应，纪雯脸上却露出惊惶之色。

龙飞眼珠一转，突然跃到纪雯身旁，说了声：“得罪了。”飞手扣住了纪雯的手腕。

纪雯道：“你想干什么。”

龙飞笑道：“没有没有，只是想请姑娘陪我进山洞瞧瞧而已。”

纪雯脸色都变白了。

龙飞将纪雯推进山洞，厉声道：“姓何的小子，纪姑娘已落在老夫手里，你若敢玩什么花招，我就叫你们连死都不得好……哎呀……”

他最后一个“死”字，尚未吐出，接下去便是一声惨叫。

他只觉得好象有千万只蜜蜂，一齐叮入他后颈和脊背上，纪雯乘机挣脱，反手一掌击出。

龙飞踉跄后退几步，赶忙退到洞口。突然转身，却发现何笔站在洞口外，笑嘻嘻地瞧着他。

龙飞气得连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咬着牙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小贼！”

何笔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小贼，你却是个笨贼。”

龙飞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用的是什么毒器？”

何笔笑道：“当然是断魂针了，毒性很强呀！”

龙飞死灰色的脸，突然一阵扭曲，便倒下了。

就在龙飞倒下的时候，何笔也倒下了。

纪雯连忙奔了过来，扶起他道：“你没有事吧？”